

武庫  
265  
卷

嘉和三年正月  
清商  
帶來  
是歲  
八月  
江戶  
翻刻

明吳又可原本  
清劉松峯評釋

# 瘟疫論類編

日本多紀法眼閱



序

蓋聞莫為之後雖聖弗傳仲景傷寒  
論一書賴有諸家註釋而作者之心  
思始大白於世第傷寒患者絕少唯  
瘟疫歲歲不斷其難療也更甚於傷  
寒但業岐黃家鮮有深造其域者自  
吳又可先生出始著瘟疫論一書釋



千古之疑洩乾坤之秘詢堪方駕長  
沙矣第舉世習聞冬傷於寒春必病  
瘟等說其於又可之論未必不疑信  
參半也吾友松峯山人起而表章之  
分爲五門加之評釋取名瘟疫論類  
編真足以豁習者之目而傳作者之  
心其有功於又可有功於天下後世

爲何如哉而山人平居之抱負更有  
不盡於是者余遊東武四十餘年與  
山人昆仲交最深故知之最悉山人  
賦性仁慈與世無忤爲善唯日不足  
抱不羈之才讀書目下十行而又手  
不釋卷少隨厥祖青岑公方伯西川  
又隨父引嵐公分守保郡間關萬里

劉文定公石  
庵

晉接名賢故其詩文頗具奇氣醫道  
多所師承後引嵐公捐館官署山人  
遭遇坎壈恬然自若絕不一介於懷  
自幼不利塲屋入闈輒病雖力疾草  
率為文而已能屢蒙荐取第信天安  
命中年即不赴公車惟以登山臨水  
師友聖賢為事厥後其兄石菴公督

劉文正公臨事  
臣版剛急然  
有聲別奸  
受艾福而不知  
云見

學江左攜之俱往而所學益進伊時  
山人胞叔太傅相國文正公在  
朝侍側者止有猶子松庵一人石菴  
隨將山人送至京邸冀其同登雲  
路並點朝班居無何而山人以病  
返里優游於馬耳常山之間以詩酒  
文章自怡悅閉戶讀書終不作仕進

計更精於醫學志在救人不邀財賄  
婁人野老尤所關心與其子秉錦終  
歲研窮靈素探索元微著有松峯說  
疫濯西救急簡方行世又有所著景  
岳全書節文四大家醫粹松峯醫話  
等書尙未脫藁吾聞之其上者立德  
其次則立功其次則立言若山人者

可謂兼而有之矣古來業岐黃家殊  
少能文之士山人以韓蘇之筆而聞  
盧扁之微求之昔賢中能有幾人哉  
且從來士各有志非必相同設不如  
是而一行作吏簿書鞅掌之下恐未  
必其言之文而行之遠如此也庚戌  
秋余訪山人於槎河山莊下榻彌月

杯酒談心山人又出比來所著瘟疫  
 論類編一書俾余參閱且問序於余  
 因援筆跋其後以誌陳迹以寫交情  
 且俾後之讀書論世者知山人為齊  
 魯名士當與漁洋秋谷鼎足千秋而  
 不僅以醫見重也是為序

福山年春世弟劉嗣宗撰

經驗四種本

古之醫以實學行道而濟世  
 今之醫以不學謀利而肥家  
 即其立心已君子小人之迥  
 判矣若世俗之醫則罪有  
 尤甚微獨不通方書並不知  
 脈訣指下胸中茫然莫辨  
 又安能辨病之經絡耶更有  
 不但不辨藥性而並不識藥品  
 惟牢記涼者凡某味燥者  
 凡某味以及某形者為某  
 味某色者為某味某臭氣  
 者為某味而已至於孰為道地  
 孰為精良一無所據而敢於懸  
 壺入市者總欺世人不讀醫書  
 不講醫理不參醫法第就時  
 俗之聞見因友朋之表揚遂  
 忘其某為刀鋸而殺人如草  
 菅矣余昔奉命撫茲粵東  
 甫抵任即聞醫皆庸劣

序

宇宙之大皆氣之所鼓鑄也而氣之為氣  
 各殊焉一陰一陽曰二氣風寒暑濕燥火  
 為六氣映明出霄則有九氣旋轉乾坤者  
 更有二十四氣夫氣雖多端然皆有名可  
 稽有義可尋也獨至於瘟疫乃天地之厲  
 氣不得以迹求未詳以數測其來也莫識  
 其源其去也難竟其所人感之近則沿門

而多傷人性命者猶未之慮  
信也未幾家人病形瘦而神  
旺體作熱舌生胎此實症  
之宜下而汗解者以爲須  
濕補及不效更加參附不數  
服而死者比其一進而欬差  
某官至粵輒病此北人而感  
南方之疫氣亟宜下而解者  
越數日病益劇余差人視之見  
其口燥語謔舌胎黑而生刺此  
疫毒固結生熱極反兼水化  
故也非大劑急下不能拔病  
回生而匪誤爲陰症傷寒輒  
用桂附等藥余見方即差人  
徑止勿服必大誤詎伊家人  
不信竟以此藥進而某官即於  
是夜斃後有闕吏病乃時疫  
也宜下宜汗者而醫以吏年  
高用補劑以致毒氣內閉  
擁塞垂危後明者診之詢其  
所服湯劑惟有頓足長吁不

闔戶未之能逃遠則城市鄉遂無克獲免  
是病之爲害於人者莫瘟疫若也張長沙  
傷寒論一書原非爲治瘟疫而設第人以  
瘟疫症候有類傷寒故往往以治傷寒之  
法治之卽有心知其未穩者亦不過於麻  
桂青龍等湯中加以涼藥而止然究之不  
離乎溫散者近是而終亦未得治瘟疫之  
肯綮焉千百年來貽害非淺自吳又可先

可以某款某此輕用補劑以  
殺人者又其一適家人雙目赤  
腫頭暈胸滿此瘟疫也醫不以  
爲瘟疫而以爲火眼竟用大  
涼之劑服之愈加昏瞶閉塞  
賴明者診之曰如再投涼劑命  
必休矣急用達原飲一服便減  
繼以兩三服全瘳甚矣此僕之  
得生幸早遇明者也然而  
天下之醫其術類乎此者比  
而是既末由家喻而戶曉之  
檢余所藏書有瘟疫辨症  
秘集詳說熟玩益信向之  
以病而輒死者皆庸醫之殺  
之也迺稍爲詮次疏解授諸梓  
人刻成印布凡醫給以全卷願  
熟讀而詳究焉其亦知汝前  
此之誤殺人而情不自覺乎其  
亦知今此之對是書而慚焉  
內悔乎其計依其脈訣審  
其病症按其節氣而斟酌

生出始分傷寒瘟疫爲兩途謂瘟疫邪自口  
鼻而入伏於膜原不宜汗散初起用達原  
飲爲主方而隨經加減析理精詳又佐以  
十傳治法神明而變通之更著爲偉論釐  
定新方獨闢蚕叢力排誤說則是有傷寒  
論於前不可無瘟疫論於後洵堪方駕長  
沙而鼎足盧扁功垂萬世當爲又可先生  
首屈一指矣余讀是書有年觀其識見高

慎重以用藥乎其細察表裏  
虛實陰陽寒熱主客緩急  
了然於心了然於指不復  
任情率意妄施奉附乎果  
爾則庶幾以後此救人之功  
補前此殺人之過雖謀衣食  
成家產而寸心不欺者鬼  
神可恕也倘仍自以為是  
以人之性命為兒戲縱倖  
逃於王法而能逭於冥誅哉  
是以不憚叮嚀告誡而復為  
之序廣寧年希堯偏書

附按今不錄

偶有云驗舌之法再四申明  
幾於舌散唇穿其如時流之  
不察何茲更不憚煩而再  
為之辨症凡瘟疫症其舌  
胎先白儼如軟粉和淡到胃  
始見黃色當下失下然後見

明議論精卓其於治瘟症誠無間然矣但  
嫌其敘次亂雜前後倒置不便觀覽且行  
文詳畧未能合宜字句多所疵類意或當  
時初脫之藁未經訂正故叢脞如此因命  
子秉錦分別而類叙之析為五卷曰諸論  
曰統治曰雜症曰撮要曰正誤取名瘟疫  
論類編更參以管見加之評釋刪厥繁蕪  
補其罅漏俾後學之誦習可一目而豁如

黑其胎必厚或生芒刺或焦  
或硬審知熱邪之淺深津液  
之枯潤對症施治無不應驗  
凡病舌上皆有浮薄黃胎或  
如腐乳皮或沉香色蓋緣有  
病之人飲食少進胃氣薰  
蒸舌必黃色終不似瘟疫症  
先自後黃或中黃而傍仍白色或  
中黑而但有黃胎厚刺并診其脈  
不沉不浮中按獨數也若但見舌  
上黃色薄胎便指為疫症輒用  
承氣三消等湯下之傷人元氣  
輕則致重則致死草管人命充  
塞冥途予故諄奉勸凡欲業  
此者必須先讀仲景河間東垣  
丹溪諸家及王氏之証治準繩  
喻氏之醫門法律用工既久更  
得是書然後知傷寒瘟疫之  
異內傷外感之由無不得心處  
年近時業此道者並未留心諸家  
忽得是書亦不察脈辨症但見

作者之心思可昭然而若揭雖未能如成  
喻等之表章仲景而亦未可謂非讀瘟疫  
論者之一助也是為序

告

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季夏劉奎松峰  
書於槎河山莊之蘊厚堂

序

三



舌上黃胎不論是否輒用三消  
承氣等劑下之投藥不應以為  
按法施治而病不瘳反疑是書  
藝人患惡寒發熱身痛嘔惡  
而身仍痛即用三消飲一劑  
者至而診視之乃感風寒所  
下藥及射氣之劑故也如有  
又于孫年甫十四今春因冒風寒  
分別認症不明殺人如反掌乎

序

有未盡也徒看是書不能知是書之旨總由平日未得參考諸家之故耳今春予暑中一手  
延醫治之用枳朴山查等劑氣之味又以導赤柴胡等劑治之反劇又更一醫見其舌上黃色  
病者日夜呻吟痛苦煩而不寐見胸前微有紅點便指發斑遂欲作斑疹治療適明  
致于九味羌活湯一劑而外症悉解惟胸膈痞悶不思飲食乃從前外感未解誤用  
人參用之即愈如無人參靜養數日元氣復則思飲食矣果三五之後即思飲食而愈  
舌亦黃胎予予參蘇飲三劑而愈其餘不可枚舉可見凡病皆有黃胎若不細為  
故於卷末詳書以示戒云爾

私評序

自古學者挾其所長自命一  
家者往欲持己見以印定  
後人眼目而不知立言之弊  
或流而為偏也如吳又可溫  
疫論是已唯善讀者淘而  
汰之替否而猷可則未始無  
益矣劉松峯著類編於其叙  
次紛錯字句謬戾者細加更正  
而至於其說當否則置而不論  
舒馳遠撰摘錄雖於連  
原飲等稍加辨駁然大抵  
語焉未詳則俱未為善讀  
吳氏書者也余常慨于斯將  
就吳氏書中辨析其能羽  
翼仲景者乎其悖于仲景

翻刻溫疫論類編序

吳氏之於溫疫以獨得之見創闢之識  
本於長沙陽明篇之旨闡發千古不傳  
之秘蘊著論立說非鑿空之談設法制  
方悉出于實驗雖能排激昂末免矯枉  
過直詢何間子和之流亞劉方舟稱仲景  
之功臣豈為誣哉余蚤讀之領會其佳略  
為臨症處方之助而已嚮聞四庫全書

序

之旨以悞後人者述為一書  
事務倥偬有志不果頃者  
南豐秋吉文卿著溫疫論  
私評刊印問世請余弁言  
披而閱之於吳氏之所偏必  
逐一辨訂之於吳氏之所長  
必詳加表章其說往往  
愚見相符而其精確非劉  
舒氏之所及真為善讀者  
則余亦擱筆勿復煩辨已  
抑嘗攷之當明清興華之  
際熱疫暴行遽犯少陽福  
陽明吳氏特目擊此等症遂  
立溫疫無表症和著膜原及  
陰証世間罕有之說且不察  
仲景就証而命名之委又不  
知仲景所謂傷寒是外和之

總目載溫疫論云其書不甚於次似隨  
筆劄錄而成余竊疑又可原文條例明  
備但無可議者不知何其言如此也今  
得松峰類編而讀之則謂吳氏之書  
識見高明後論精卓誠無間然矣但  
其叙次亂雜前後倒置不便親覽  
且行文詳畧未能合宜字句多所疵  
類因分別而類叙之析為五卷曰諸論

凡名而溫疫實包在其中肆然  
別樹旗幟開後人岐誤之端  
此余之所云立言之弊流而為偏  
者矣然除達原三消二方外  
臨病處方深得仲景不傳  
之秘則卓然足以羽翼仲景  
文卿所謂彼此對照反覆  
玩味當如合符契者蓋亦  
謂此也文卿之書出而後學  
知所取捨則不啻吳氏書之  
應用無愆而仲景之言亦  
有因以燦然者則其益乎  
人固不淺鮮云  
嘉永二年己酉春三月江戶  
丹波元堅菴庭撰  
私評自序  
夫溫者疫也傷寒也陽明

曰統治曰雜證曰撮要曰正誤而換命  
題不明顯者行文中增減字句刪削  
者兩頭勾出留原字增添者別以小字  
細辨訂不遺餘力條分縷縷井然致觀  
始知乾隆書目為可據而深愧余讀書  
之陋也第松峰能文之士故於字句添刪  
固無可容訾議者而至於評釋則生  
未免執認脈經瀉脈細而遲往來且散或

之病也故終始熱實而無有陰寒此吳氏所以主張三承氣也明末大疫所患皆係陽明之証焉吳氏名之曰溫疫謂之傷寒分途蓋泥傷寒之名多也古人謂疫為傷寒因疑已舊雖名實不稱長沙仍循而不改者無害於事也猶春秋日月虧明者書曰食之其實非物食之也洪範五行云稼穡作甘乃以甘配土其實非土甘也而聖人存而不論者無害於道也百多此類後世不察徒泥名義謂傷寒必傷嚴寒者循名義則是數事實則非執詳而害義孰甚於此自

一止復來而云滿脈無歇止亦何不考也  
癰漏同久瘡也而云音駮頭腫也瘰即  
腫字从才者而云音腫足腫也乃為瘰之  
義並於原文不相協焉發黃門愚按舊  
論發黃云此言為白圭之玷諸本缺吳  
氏論發黃無陰寒證一則唯年希亮  
本載吳氏原論甚為詳備而云吳君未  
有燥火發黃之說河云白圭之玷即九傳

吳氏之書一出天下驚皆曰  
傷寒百無二曰陰症世間罕  
出竟不知溫疫即傷寒一証  
也是以每遇疫氣流行未  
審為何症妄指曰溫也輒  
處達原飲有外症則用三  
陽加法咽乾則曰渴也不問  
其引飲与否非白虎則與  
派氣否黑則曰實也悍然  
之雖為陰症居焉不疑焉  
為如此誤人甚多所以然者  
何也因不曉論辨多溢辭  
偏執不周也是不特不知溫  
疫抑又不知吳氏苦心也夫  
吳氏竭力格致推氣究物  
發明前人所未達以詔天  
下後世者非欲弁髦長沙

治法條膜原而有隱伏之邪劉方舟  
并年氏本而字位仍文詞了了而云而  
字怎講表裏分傳條乃邪漸入胃劉  
本斷作漸而云漸字漸訛俱疎于校讎  
凡此類其細者至如人參以不用為是二  
甲散中不可用牡蠣白芍等論誤後學  
者殆為不鮮今欲一一駁正之非短簡所  
能盡要之吳氏素已不能免偏執松峯

而自街也。憫生靈之橫殃，慨  
 舊弊之難除矣。其時事  
 已似長沙著書之意，亦相  
 類。但其所辨駁言激而辭  
 溢，蓋聖人衣冠之國，變為  
 荒尾馬蹄之俗，觀彼歷代  
 之變革，未有如明氏之慘者  
 也。想在當時人，當不忍念  
 之心，其以此心鳴此聲，雖欲  
 不激而不可得也。讀者不昧其  
 辭，印諸長沙之書，彼此對  
 照，反覆翫味，當如合符契矣。  
 予講說有年，生徒從而記  
 之，或評或注，積成一本，藏於  
 家塾，以代口舌之勞。今老矣  
 齒牙，盡脫，益慵言語，因生  
 徒請竟上梓，非以公于世，聊  
 省騰寫之勤耳。故名曰私評  
 乃雖非公于世，獲識者正之，以  
 供濟世之一助，亦予所冀也。時  
 弘化丁未仲春 南豐秋吉質識

輒奉為師範，安能得醇正乎。在於續  
 者權衡之而已。獨類編於臨症處方之中  
 否，惟未能有所發揮，然至五伸義蘊  
 於行文字句之際，則益於學者，蓋非  
 淺之也。方舟稱吳氏為仲景之功臣，則  
 今謂松峰為吳氏之功臣，亦似不為  
 不可矣。書林小倉氏將翻離以餉世，  
 因門人栗田之克請，余序於是序。

南豐秋吉質識

瘧疾隨筆

寬政十一年己未

輯 寬政十二年庚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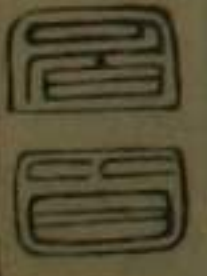
解 文化庚午七月

享和癸亥秋九月書於日光山中  
 蓮藏精舍

丹波元簡庵夫



丹波義錄



原序

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  
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  
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  
明或傳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為外感風寒而設故其  
傳法與瘟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  
以傷寒為辭其於瘟疫症而甚畧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  
誦連篇累牘俱係傷寒及其臨症悉見瘟疫求其真傷寒  
百無一二不知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為馬

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溫病而傷寒必在冬時  
然歷年較之瘟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  
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症至六七日失治未嘗  
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解間有不藥而自解者並未  
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胎刺等症此皆感冒膚淺  
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  
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况瘟疫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  
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所絕少仲景以傷寒為急病倉  
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後世用心可謂仁矣

然傷寒與瘟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諄諄告世至於  
瘟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瘟疫之症仲景  
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即傷寒論乃稱散亡之  
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瘟疫之論未必不由散亡  
也明矣崇正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  
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  
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  
爾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  
劑攻補失敘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

死者

瘟疫論類編目錄  
病用緩藥雖不即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  
輕者尚獲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勝紀嗟乎  
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  
效醫者傍徨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投藥愈亂不死  
于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遺亡也吁千載以  
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  
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  
詳述於左以俟高明者正之時崇正壬午仲秋始蘇洞庭  
吳有性書於淡淡齋

瘟疫論類編目錄

卷之一諸論

原名論

雜氣論

瘟疫歲歲不斷但有輕重多寡之不同論

瘟疫百端受邪則一論

陰症世間罕有論

似表非表似裡非裡論

治邪不治熱論

原題原病

瘟疫病情總論

傷寒與瘟疫不同論

陽症似陰論

氣所傷不同論

脈症不應論

四 前後虛實論

五 乘除病之既且實者當補瀉間用論

六 客邪膠固于血脉結為痼疾論 三甲散

七 行邪伏邪論 別

八 行邪伏邪論 別

九 四損不可正治論 黃龍湯 人參養榮湯

十 補瀉兼施與先瀉後補合論 黃龍湯 人參養榮湯

十一 妄投破氣藥論 妄投寒涼劑

十二 妄投補劑論 妄投寒涼劑

十三 舍病治藥論 服寒劑反熱論

十四 舍病治藥論 服寒劑反熱論

大氣氣小氣氣調胃

第一 急症急攻論 原有表裏分傳一傳今入平位治法 注意逐邪毋拘結糞論

第二 因症數下大下更宜臨時斟酌論

第三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論 清燥養榮湯 柴胡養榮湯 承氣養榮湯 養真養榮湯

第四 用參宜酌表裏更有暫利旋害之不同論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

第五 損復論

第六 卷之二統治

第七 瘧疫初起治法 達原 三消 總論瘧疫有九傳治法

第八 卷之三雜症

第九 發斑戰汗合論 托裡舉斑湯

第十 發斑戰汗合論



一廿 戰汗 芍藥湯

三廿 盜汗 芪胡湯 黃芪湯

六第 內壅不汗 發黃 茵陳湯

八四 體厥

三五 蛟厥

五第 邪熱散漫 白虎

六廿 虛煩似狂

六廿 數下亡陰

二廿 自汗

四廿 狂汗

六廿 畜血 桃仁承氣湯 犀角地黄湯 抵當

四十五 喘逆

六四 脈厥

八十 邪在胸膈 瓜蒂散

八六 肢體浮腫

七廿 神虛譫語

七第 下後脈浮

八第 下後脈復沉

十第 下後身反熱

九廿 下後熱不除 柴胡清燥湯

一廿 下後反嘔 半夏藿香湯

八世 下後奪氣不語

四十四 病愈下格

七第 病愈水氣 勞復 安神養血湯

四七 自復

九第 下後邪復聚

一十 下後脈反數

三十一 下後反痞 參附養榮湯

二廿 下後奪液無汗

三十 病愈結存 原在橫後條下

病愈氣復

病愈類痿

七第 食復

五七 感冒觸瘟

六七 先瘟後瘡

卷之四撮要

五 論飲 四苓湯

三四 大便 六成湯 七成湯

一六 應下諸症

四世 藥煩

三八 調理法

十老 妊娠瘟疫

六七 先瘡後瘟 瘡兼症

七 瘡疫兼痢 松花散 松芍順氣湯

七五 論食

四四 小便 猪苓湯 桃仁湯

二六 應補諸症

五世 停菜 慰法

七 婦人瘟疫

八 小兒瘟疫 小兒太極丸

卷之五正誤

傷寒例正誤

諸家瘟疫正誤

表 姪 李逢虔謹菴

男 劉秉淦鏡澂

全較

孫 劉河帶若重較

讀論要言

吾聞詣造其極之為聖。而聖亦不一焉。故伯夷為清聖。柳下惠為和聖。張芝為草聖。而杜工部則為詩中之聖。凡以云詣其極也。又可先生其殆瘟疫科中之聖乎。以余所見醫書中。談瘟疫皆言焉。而不盡語焉。而不詳甚。至支離怪誕。不可枚舉。未有及又可瘟疫論之中。正精微者。所當奉為準繩師範。慎毋被他說所誤。

瘟疫論即尊之為經。當亦無愧彼鳥獸中魚草木山海。稱經者。未可更僕。况是書精言碩論。皆發前聖所未發。

洵堪木鐸。宇宙寶筏。羣倫者乎。然以論稱其習已久。茲始仍其舊。以俟來許。其實是書真堪與素問靈樞鼎足千秋矣。

瘟疫論原本疑是初脫之藁。未經裁定。故諸篇絕無倫次。文章不能簡潔。如正名應載篇首。而反殿於末。交下當居汗後。而反列於前方。言雜氣盛衰。而即繼以蛇厥。呃逆。正講發班諸汗。而即繼以參朮。養陰。倒置參錯。不可枚舉。茲特分為五卷。使各以類相從。曰諸論。曰統治。曰雜症。曰撮要。曰正誤。取名瘟疫論類編。令讀者入目。

了然以便誦習。

又可先生卓識偉論。真乃冠絕今古。獨闢叢說。誠瘟疫門中字字金針。無可訾議。但論中行文處。非涉短促。即便拖沓。且其吐屬。多有格格乎其不能達者。今稍為增減。畧順文義。不過令作者之心思。曲曲傳出。以畢伸其義蘊。非敢師心自用。輕議前賢。原本標題。其有不明顯。不該括之處。畧換數字。務期彙括無遺。第觀其命題。而全篇之大意已見。原篇中間有刪除者。俱係間文絮語。若稍關於醫

理及症治者一該存錄取原書一對便知

瘟疫論久經行世凡有增減未敢深沒其文故仍錄全篇如舊縱有刪削不過兩頭掬出尚留其原字改者謹寫於旁增者別以小字總並存之以俟高明者去取焉。

論中原有醫按且總評並非一家故各標姓字以便觀覽至於頂上細評及篇中小註皆出管見無庸贅標論中有議論透闢識見精卓之處密圈之其字句之間或有當重讀當着眼者則用密點至於用單圈者亦存

可取之句無閑緊要者不過單點而已。

類編一書乍閱其行音內之拘漆字形之大小似覺難

讀或猝難理會但先看原文次看增刪便入目豁如不費神力。

內經多係後人假托觀其文章可見即如尚書斷自唐虞其文辭佶屈聱牙非註解猝莫能醒內經若果係黃帝時書其文辭之古奧又不知更當何如者今觀其筆墨半似秦漢文字其為後人假托不少况乃屢經兵火不無錯簡魯魚。

勢所必然。孟子於武成尚取其一二策。况乃他焉者乎。又可先生駁經論中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等說。入情入理。真乃不刊之論。我輩同道。定當遵守。萬勿薄今人而愛古人也。

瘟疫論真為宇宙間最有用之書。如仲景傷寒論。頭緒繁多。猝難誦習。而世之患者絕少。今所指為傷寒。係瘟疫者。十居其九。况櫻此疾者。多在春分以後。秋分以前。而五六月更多。此時亦安有如許之沉寒痼冷。傷人乎其為瘟疫也。不待言矣。昧者不察。莫非取平日所習仲

景書之法。以之治瘟疫。無惑乎枉死者眾也。自是書出而習之者。奉為宗匠。搆疾者。一七回春。瘟疫歲歲不斷。而皆可持此。泛應而曲當焉。雖照乘之珠。連城之璧。不過是矣。

又可先生以前諸家言瘟疫者。於其得病之由。無處追尋。故立論多所同異。訖無定見。自是書出。而瘟疫之理解治法。始大白於世。

習之者。自當一心歸命。毋涉他岐。而後者談瘟疫。仍宗冬傷於寒。春必病瘟疫等說。

斷乎不可。

疫症一門鮮有能分析之者以余之所閱歷撮其要則有三焉。一曰瘟疫其病最重類于傷寒。即可先生所論者是也。一曰寒疫又可雖辨其無余實親見此症有醫案在松峯說疫書中其症感於冬時亦能發疹較之瘟疫甚輕未見有以此殞命者。一曰雜疫有名色者共七十二症病來甚速而殺人亦最捷此外如瘧痢瀉嘔脹瘡喘嗽諸痛痞瘍種種雜症凡衆人所患相同者皆有疫氣以行乎其間詳俱在松峯說疫中所謂雜疫者

又如此。又可止論瘟疫一症耳。而其篇中所指名有曰瘟疫者有曰疫症者有曰瘟疫者有曰時疫者有曰時症者有曰疫癘者種種不同便令人認症不確不得不亟爲改正總以瘟疫二字稱之取其畫一以便覽觀論中有應刪者自一字至數十字百字皆上下勾出而仍留其原文兩存之以俟高明者去取至於改正之字句則寫小字於旁論中有應增者俱寫小字在每行中央其藥方中炮製分兩原有者字較大新添者字較小以上數則其所以大小殊觀中邊異位者總求其開卷

癩痧論類編  
了然免致雷同其辨

瘟疫論類編卷之一

延陵吳有性又可甫著

諸城後學劉奎松峯訂正 男劉秉錦濯西編釋

福山後學劉嗣宗南瑛叅閱

諸論

論者何析其理也析其理自不得與症與治相間去聲而叙次之矣集內如雜氣論之後即繼以虬厥之症呃逆症之後又繼以似表非表似裡非裡之論叅錯龐雜不一而足茲特擇出談理之文彙為一卷俾好學深思者



以便尋味焉編諸論

正名論

此篇原在四卷末則前後倒置之至矣今移在篇首先正其名此自然之位置固所應爾也而後乃繼以諸論始有層次至於其中順敘諸論稍言大綱節目次第淺深以便觀覽其原題有用論字者有無論字者有論字在上者有論字在下者殊涉命題有不亮者亦稍為改易務期彙括通篇大意俾閱者一目了然仍為原題于下示不敢深沒其文焉後做此

傷寒論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後人省加廣疾也為溫即溫也如病證之證後人省文為証嗣後省言加

質曰吳氏謂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溫熱首尾一體熱病即溫病也是猶謂兒者翁之始翁者兒之終翁兒一人翁即兒也使人噴飯

瀉為症又如滯下痢疾古人為下利膿血蓋以瀉為下利

後人加瀉為痢要之古無瘟痢症三字皆後人之自為變

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溫瘟為兩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

冬之伏寒至春至夏發為溫熱又以非節之煖為瘟疫果

爾又當異症異脈不然臨治之餘何以知受病之源不同

也設使脈病不同症原各異又當另立方論治法然則脈

症治法又何立哉所謂枝節愈繁而意愈亂學者未免有

多岐之惑矣夫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溫熱首尾一體

故又為熱病即溫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門合戶如徭役

數可轉折不明  
說來不亮不知  
去之

感原本作感今  
括劉未校改

然第... 轉... 別... 自能... 若字... 欠妥

質按傷寒時疫一病而二名也... 家名之傷寒世俗呼之時疫其... 實一已其為病感天地之厲氣... 沿門闔境相同而流行僅涼... 者固無論也長沙傷寒論自... 叙曰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 十居其七若其不流行不使... 何為死者之甚多也按後漢書... 五行志曰自建寧四年至光... 和二年相去僅九年大疫

三流行與仲景自序相應由是觀之曰傷寒曰時疫一病而二名者可得而知也素問熱論曰今夫熱病者皆傷... 寒之類也可知指疫曰傷寒所從來古矣王叔和作傷寒例不知傷寒為熱病之總司徒泥其名更求之四時之氣... 以傷寒時寒者為傷寒以感... 非時氣者為時行氣吳氏立說... 排之疫上冒一溫字謂非傷寒者... 亦非也蓋吳氏所說之極是... 謂溫疫者即長沙所謂溫疫... 病也吳氏所謂溫疫蓋一厚大不... 氣者即長沙所謂溫疫... 邪風之氣也按素問論曰邪氣... 內薄於五臟橫連膜原也又王... 慈谿明醫雜著曰有一種天... 行溫疫熱病多發春夏之間... 沿門闔境相同者此天地之厲... 氣也又曰春秋時者下則必有... 月人感山嵐瘴氣年穰則有... 霧毒氣發寒熱胸膈煩悶不... 思飲食此毒氣從口鼻入內... 也吳氏蓋本于此等說舉長... 沙溫病之目錄陽明內外之症... 入爐鍾變面目獨精真諦發... 雜已獨得之見所未發... 以著溫疫論明發詳悉殆... 無餘蓋使人不知其化之

之役眾人均等之謂也今省文作疫如疔為疫又為時疫  
時氣者因其感時行戾氣所發也因其惡厲又謂之厲疫  
終有得汗而解故燕巽名為汗病傷寒瘟疫俗皆稱汗病此外又有  
風溫濕溫即瘟病夾外感之兼症名各不同究其病則一  
然近世稱疫者眾書以溫疫者弗遺其言也後以傷寒例  
及諸家所議凡有關於瘟疫其中多有若誤者仍恐致惑  
於來學悉採以正焉然亦可以見其大概矣

瘟疫病情總論 原題原病二字

病瘟之由昔以為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

熱而反太涼秋應涼而反太熱冬應寒而反太溫得非時  
之氣長幼之病相似以為疫余論則不然夫寒熱溫涼乃  
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為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  
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傷寒與中暑感  
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厲氣在歲有多寡在方隅有  
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病  
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寄也邪之內不在臟腑外不在  
經絡舍於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裡之分界  
是為半表半裡即鍼俗作針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膜音

痕而主張口鼻膜原之說者蓋亦不得已也夫鼻後喉通于肺口後咽達于胃凡邪氣从鼻而入則當外在經而汗之不解从口而入則當內在胃而下之不愈乃曰从鼻而入伏于膜原去表不遠膜原本作彌附近于胃獨奈今據劉本按改口鼻間無別有一竅以通膜原乃概言口鼻以搪塞焉蓋以其初陽明外症汗下共無益故其立說如此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中肢膜嵩崖尊生書云募原一說諸書不及明仲云原者曠野之意在臟府之外與胃相近邪在此其症不怕寒一味發熱胃為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於十二經中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靡所不貫凡邪在經為表在胃為裡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為半表半裡其熱淫之氣浮越於某經即能顯某經之症如浮越於太陽則有頭項痛身熱脊強腰痛如折發熱惡寒身體痛脈浮緊如浮越於陽明則有身熱目痛眉稜骨痛鼻乾不眠脈洪長如浮越於少陽則有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咽乾目眩脈洪數大槩觀之邪越太陽居多

瘟邪不及三陰何也

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着有天愛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地之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異耶若其年氣求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則又不拘於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飢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營衛運行之機乃為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屈對伸言曲對直言故為病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

過疑作通。劉本作通。年同。

退年本作漬。精字太不受。

故先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手足稍先涼漸逆而上至膊腿皆涼陽氣漸積鬱極而通則厥回而中外皆熱至是但熱而不惡寒者因通其陽氣之週也週音周此際應有汗或反無汗者存乎邪結之輕重也即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裡表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漸退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精氣自內由膜中以達表振戰止而復熱此時表裡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即脈靜身涼神清氣爽劃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為順即

久不久年作短長

不藥亦自愈也若伏邪未退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漸通熱亦暫減逾時復熱矣其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長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本身原有其發熱或久或不久或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邪之輕重也瘟邪與瘡彷彿但瘡不傳胃惟瘟乃傳胃始則皆先凜凜惡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藉惡寒也至於伏邪動作方有變症其變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裡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俱傳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裏交合而俱傳者諸論

質曰疫役也。衆人均同之謂也。偶有二人患輕微之症者，以年某年某處衆人所患其症相同也。直指謂疫然則時疫與他病其症相同者，亦可謂非時疫。然其實即疫也，不得不謂之疫。謂疫則違名義，不謂則失其實。於此乎，吾常病于病名之無益于治，而或紊其實也。無已，則倣長沙以六經包括萬病狀。

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等症。從內陷者有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嘔吐惡心。謔語唇黃舌黑。胎刺等症。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畧也。詳見脈症治法諸條。  
松峯曰：此論明徹精卓不蔓不支。

雜氣論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觀。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蟲草木動植之物可見。寒熱溫涼四時之氣往來可覺。至於山嵐瘴氣嶺南毒霧咸得地之濁氣。猶或可察。而唯天地

之雜氣種不一。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氣交之中有昆蟲草木之不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羅計熒惑昆蟲有毒蛇猛獸土石有雄硫礪信萬物各有善惡不等。是知雜氣之毒亦有優劣也。然氣無所不求。無象可見。况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人惡得而知其氣。又烏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着無方。衆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為諸病焉。或時衆人發頤音萇。或時衆人頭面浮腫。俗名大頭瘟是也。或時衆人目赤腫痛。或時衆人嘔血暴下。俗名為瓜瓠。音羊瓜。瘟探頭

數段稍為另順敘較原文頗有層次

標注云疾當作瘡尚論取正序  
例云世俗所稱疔瘡者遍身紅  
腫發塊如瘡者是也  
案疔瘡只是  
疔腫以瘡為  
瘡謬

相同下有是知氣之不一  
六字  
或為二字妙

即定二字妙

瘟是也或時眾人咽痛或時音聲俗名為蝦蟆瘟是也或  
時眾人癩疥音俗名為疙塔瘟是也或時眾人瘡癩或為  
痺氣或為痘瘡或為斑疹或為瘡疥疔瘡音種其病種種  
難以枚舉大約病偏於一方延門合戶眾人相同者皆時  
行之氣即雜氣為病也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蓋嘗  
時適有某氣專入某臟腑某經絡或為之症也夫病不可  
以年歲四時為拘蓋非五運六氣所即定者是知氣之所  
至無時也或發於城市或發於村落他處安然無有是知  
氣之所着無方也瘟氣者亦雜氣中之一耳但有甚於他

輕重

刻本無在字中  
字年同

然字換一而字  
不用然字一大  
轉假字亦應換  
即字一字之差

氣故為病頗重因名之為厲氣雖有多寡不同然無歲不  
有至於瓜瓟瘟疙塔瘟緩者朝發夕死急者頃刻而亡此  
在諸瘟中之最重者幸而幾百年來罕有之症不以常瘟  
並論也至於發頤咽痛目赤斑疹之類其時村落中偶有  
一二人所患者雖不與眾人等然考其症甚合某年某處  
眾人所患之病纖悉相同治法無異此即當年之雜氣但  
目今所鍾不厚所患者希少耳此又不可以眾人無有斷  
為非雜氣也况雜氣為病最多然舉世皆誤認為六氣假  
如誤認為風者如大麻風鶴膝風痛風歷節風老人中風

通與不通係焉

年本府作疽

年本毒作種

標云以為之河間原病式語即素問至真要大論文

腸風厲風癩音閑俗名風之類槩用風藥未嘗一效實非

風也皆雜氣為病耳至又誤認為火者如疔瘡發背癰疽

毒氣毒流注流火丹毒與夫發斑痘疹之類以為痛癢瘡

瘍音羊皆屬心火投本連梘栢未嘗一效實非火也亦雜

氣之所為耳至於誤認為暑者如霍亂吐瀉瘧痢暴注世

腹痛絞腸痧之類皆誤認為暑因作暑症治之未嘗一效

與暑何與焉至於一切雜症無因而生者並皆雜氣所成

也第雜從古未聞者何也蓋因諸氣來而不知感而不覺唯向

風寒暑濕所見之氣求之是舍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氣

推察既錯認病原未免誤投他藥耳易所謂或繫之牛行

人之得邑人之災也劉河間作原病式蓋祖五運六氣謂

百病皆原於風寒暑濕燥火謂為病者無出此六氣實不知

雜氣為病更多於六氣為病者百倍不知六氣有限現在

可測雜氣無窮茫然不可測也專務六氣不言雜氣為能

包括天下之病情歟

松峯曰論雜症透關之至至於言風火等雜氣為病投

本症某未嘗一效不知當用何藥始得耶令我悶甚豈

引而不發使能者從之歟傳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

質極長沙自序曰卒然遭邪  
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未嘗謂四  
時之氣也而至論其病則曰脉  
証如此者名為中風名為傷寒其論病由不遇如此名為二字可以觀也叔和泥於傷寒之名求之四時  
之氣吳氏亦由其說曰傷寒感天地之正氣溫疫感天地之戾氣今復曰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單衣凡露  
云其果如此冬時之寒亦為邪凡氣乎邪凡之氣豈可謂之正氣邪富貴之人焉有觸此因者不知傷寒特

為貧賤之病乎不通之論也且曰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時疫原無感冒之因傷寒感而即發其發甚暴  
時疫感久而後發既曰時疫無感冒之因未而不覺感而不知試問何由知其自鼻而入感久而後發乎若  
論受邪之原由則不過以理推之於傷寒亦如此不特溫疫也又曰傷寒感邪在經溫疫感邪在內曰傷寒投劑可  
使立汗溫疫汗解俟其內潰  
汗出自然不可以期蓋吳氏  
所謂傷寒者即太陽麻黃  
之證故發汗而愈者多若夫  
溫疫初起因為陽明外症故  
桂麻之類發之不愈種入于胃  
者多其理當然也然傷寒  
有發汗不解遂入于胃者溫  
疫有發汗而愈者故連原飲  
方後曰其不使胃者三劑自  
解稍重者必從汗解又曰但  
出表者為煩又曰大概觀之  
邪越太陽許多陽明次之少  
陽又其次也可見其初宜解  
表俟和氣使胃而下之但是  
陽明外症不宜桂麻之類此  
乃其所以苦心製達原飲也  
若曰必無表症則三陽加法  
何為而設之也既曰傷寒汗  
解在前溫疫汗解在後而

巧茲並規矩不與焉何耶其所指誤認者共有二十七  
症愚意欲治此等疾先當於司天在泉主氣客氣間氣  
六十年天時民病以及剛柔失守三年化疫等說中求  
之而更參觀天時之旱潦歲序之豐凶人身之虛實仍  
不離本病之方而更參以因時制宜之某其庶幾乎語  
云溫疫不可先定方溫疫之來無方也雜氣為病之不  
列治法又可其有見於此而然歟

傷寒與溫疫不同論 原題 辨明傷寒時疫

或曰子言傷寒與溫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氣及桃仁

承氣抵當茵陳諸湯皆傷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子  
何言之異也曰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單衣風露或強  
力入水或臨風脫衣或當筵出浴當覺肌肉粟起既而四  
肢拘急惡風惡寒然後頭痛身痛發熱惡寒脉浮而數脉  
緊無汗為傷寒脉緩有汗為傷風至於溫疫初起原無感  
冒之因忽覺稟稟以後但熱而不惡寒然亦有有所觸因  
而發者或飢飽勞碌或焦思氣鬱皆能觸動其邪是促其  
發也但不因所觸無故自發者居多促而發者十中之一  
二耳且傷寒之邪自毛竅入溫疫之邪自口鼻入傷寒感



其初有外症者必以三陽加法  
在後多用白虎對裏數條較原  
白虎豈非汗菜文稍為另叙始  
乎哉此所謂汗有次第  
出自然者猶傷寒麻胡症戰  
汗而解者與桂之汗解不  
可同日而論矣蓋長沙之法  
先解表後攻裏俟和毒不  
值于胃而後下之故得一勤  
而盡焉吳氏則不然見僅  
入于胃輒直下之故已使之  
邪去而未使之和復聚竟  
有至再下三下或屢下者此說  
於戰而不能俟機會者也  
前後二字不亮

瘟疫發班竟有  
病不長者

而即發瘟疫多感久而後發傷寒感邪在經以經傳經瘟  
疫感邪在內內溢於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瘟疫冬  
淹纏二三日或漸加重或淹纏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初  
起以發表為先瘟疫初起以疎利為主傷寒投劑得汗而  
解瘟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投劑可使立汗瘟疫汗解俟  
其內潰音會旁汗出自然不可以期無有定期傷寒解以發汗  
瘟疫解以戰汗傷寒汗解在前瘟疫汗解在後傷寒發班  
則病篤瘟疫發班則病衰傷寒不傳染瘟疫傳染二者各  
自不同其所同者傷寒瘟疫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故

瘳痘間一有然字正  
誤

皆用承氣清導邪而出要之傷寒瘟疫始異而終同也夫  
傷寒之邪自肌表一逕傳裡如浮雲之過太虛原無根蒂  
唯其傳法始終有進而無退故下後皆能脫然而愈瘟疫  
之邪始則匿於膜原根深蒂固發時與營衛交併各邪經  
由之處營衛未有不被其傷者因其傷故名曰潰然不潰  
則不能傳不傳則邪不能出邪不出而疾不瘳故瘟疫下  
後多有不能頓解者何耶蓋瘟疫每有表裡分傳者因有  
一半向外傳則邪留於肌肉一半向內傳則邪留於胃家  
邪留於胃故裡氣結滯裡氣結表氣因而不通於是肌肉

此以傷寒傷風  
而附國字

之邪不能即達於肌表下後裡氣一通表氣亦順向者鬱  
於肌肉之邪左能盡發於肌表或斑或汗然後脫然而愈  
傷寒下後無有此法雖曰終同及細較之而終又有不同  
者矣年或曰傷寒感天地之正氣瘟疫感天地之戾氣  
氣既不同俱用承氣又何某之相同也曰風寒瘟疫二者  
與吾身之真氣勢不兩立一有所着則氣壅火積氣也火  
也邪也三者混一與之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至是均為  
之邪矣但以驅逐為功何論邪之同異也譬假如初得傷寒  
為陰邪主閉藏而無汗傷風為陽邪主開發而多汗始有

此以傷寒傷風  
附說

毒氣鍾厚句似  
與上相背既曰  
微瘟何云所鍾  
之毒厚耶年

年本有所字  
不字

桂枝麻黃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傳至少陽并用柴胡傳  
至胃家並用承氣至是亦無復有風寒之分矣推而廣之  
是知瘟疫傳胃治法無異也年  
松峯曰傷寒者為寒所傷瘟疫者為瘟所役味其名義  
原自不同諸醫書講究總混亂不清得此論可謂瘟疫  
門中金繩寶筏矣  
瘟疫歲歲不斷但有盛衰多寡輕重之殊論原題論  
氣盛衰  
其年瘟氣盛行之年所患皆重最能傳染即童輩皆知言  
其為瘟至於微瘟反覺無有益毒氣所鍾不厚也

本厚者不字

其年瘟氣衰少之年，閭里所患者不過幾人，且不能傳染。時師皆以傷寒為名，不知者固不言瘟，即知者亦不便言。瘟然則何以知其為瘟？蓋脈症與盛行之年所患之症，纖悉相同，至於用藥取效，毫無差別。是以知瘟疫四時皆有，常年不斷，但有多寡輕重耳。

瘟氣不行之年，亦有微瘟轉有，眾人皆以感冒為名。原年更輕故認為感冒，實不知為瘟也。設用發散之劑，雖不合病，然亦無大害。抑知瘟之愈，實非藥也。即不藥亦自愈。至有稍重者，悞投發散，其害尚淺。若悞用補劑及寒涼，反成痼疾，不可

不謹

瘟疫百端受邪則一論

原題知一

邪之着人，如飲酒然。凡人醉酒，脈必洪，而數氣高，身熱，面目俱赤，乃其常也。及言其變，各有不同。有醉後妄言妄動，醒後全然不知者；有雖沉醉而神思終不亂者；有醉後應面赤而反刮白，反黃者；應委弱而反剛強者；應壯熱而反惡寒戰慄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難醉而難醒者；有發呼欠及噓噴者；有頭眩眼花及頭痛者。態度百出，摠因其氣血虛實之不同，臟腑稟賦之各異，更兼過飲少飲之別者。

何必盡形容酒態不如去之

一時  
及  
年  
年  
本  
作  
一  
切

此處補此句不  
倫後在下文

其情狀各自不同同至論酒則一也但解其酒一時諸態如失凡  
人受邪氣始則晝夜發熱日晡夕也益甚頭疼身痛舌上白  
胎漸加煩渴乃眾人之常也及言其變各自不同者或純  
純發熱或發熱而兼凜凜或先凜凜而後發熱或先惡寒  
而後發熱或先一日惡寒而後發熱以後即純純發熱或  
先惡寒而後發熱以後漸漸寒少而熱多以至純熱者或  
晝夜發熱者或但潮熱餘時熱稍緩者又或嘔或吐或咽  
喉乾燥或痰涎湧盛者有從外解者或戰汗或狂汗或自汗  
盜汗或發斑有潛消者有從內傳者或胃膈痞悶或心腹

脹滿或心痛腹痛或胸脇痛或大便不通或前後癢音癢  
不閉或協熱下利或熱結傍流解見有嘔逆者有嘔吐噎  
者有喘嗽者有蛇厥者有浮腫者有善怒者有黃胎黑胎者  
有口燥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舌色紫赤者有鼻孔如烟煤  
之黑者有發黃發疹及畜血吐血衄血大小便血汗血嗽  
血齒衄血者有發頤頤項疔瘡瘡者有首尾能食者順有  
絕谷一兩月者逆有潛消者有無故最善反復者有愈後  
漸加飲食如舊者有愈後飲食勝常二三倍者有愈後退  
爪脫髮者至論惡症口噤不能張昏迷不識人足屈不能

痘疹論

卷之二 諸論

十三

俛唇口不住掀動手足不住振戰昏迷時眼皮自動抽扯

如中風狀直視上視圓睜目瞋擠眼口張不語聲啞舌強

舌短狂走狂語呼號胃罵噉打笑咽遺尿遺糞項強發

角弓反張脈厥体厥解見手足俱瘳逆筋惕肉瞤音純惕瞤皆動也循

衣摸床撮空理線等症種種不同因其氣血虛實之不同

臟腑稟賦之有異更兼感重感輕之別考其症候各自不

同至論受邪則一也及邪盡一切諸症如失所謂知其一

萬事畢此之謂也知其變者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

以上止舉一氣因人而變至百歲氣稍有不同者有其年

切原本作任今據  
宋本校改

不盡是推

皆從自汗而解者更有其年眾人皆從戰汗而解者有其年  
眾人皆從斑疹而解者此又因氣而變餘症大同小異  
皆瘧疫氣也至又有雜氣為病一氣自成一病每病各又  
因人而變因而言之其變不可勝言矣醫者能通其變方  
為盡善

劉南瑛曰罕譬而喻繪難狀之象如在目前

傳變不常論添一論字

瘟邪為病有從戰汗自汗盜汗狂汗而解者有自汗淋漓

自汗非熱渴反甚熱身熱終得戰汗方解者有表以汗解

真汗身

諸論

七

質按吳氏所建言者其言于長  
沙異長沙拳傷寒而括陰陽  
二症建六經而標病位所謂使  
者謂自經使經也故有合病併  
病之名焉吳氏所論專主陽  
明故分病位為三部曰表裏  
中蓋以經為表以胃為裏以

膜原為中曰和氣伏于膜原自  
此而傳于表裏也故傳于表者  
和發于肌表也傳于裏者知陷  
于腸胃也此其所以與長沙異  
也或言異而不同或言同而異  
異至如特舉太陽麻黃之証指  
之為傷寒曰傷寒與溫疫別  
途最為其異學者不可不辨  
也

十二句作正氣

此汗裡有餘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症復發者裡有邪  
無濟入年有無汗竟傳於胃者有胃氣擁鬱必因下乃得戰汗而解  
者有發黃因下而愈者有發黃因下而班出者有竟從發  
班而愈者有先有汗旋繼以疹于疹愈後旋又大汗而解  
者有身痛頭痛微惡食惡寒而即發斑斑愈後而症益加  
重却始終不熱者有裡症急雖有班非下不愈者又或男  
子適逢淫欲或向來下元空虛邪熱乘虛陷於下焦氣道  
不施通以致小便閉塞少腹脹滿每至夜即發熱以導赤散  
五苓五皮之類分毫不效得大承氣一服小便如注而愈

如失血崩帶經水通未通斷心痛疝氣痰火喘急凡此皆非常

木枳實總承  
上文

事

質按吳氏所謂溫疫即長沙陽  
明病固無陰症然因誤汗誤  
下陽氣脫者適有見陰症

者或原有他病一隅之虧邪乘宿昔所損而傳者大抵邪  
行如水唯淫者受之傳變不常皆因人而使蓋因溫疫而  
發舊病者治法無論某經某病但治其瘟而舊病自愈  
劉南燬曰原文顛倒錯亂經松峯類叙之便覺豁且

陰症世間罕有論 原題論字在上

傷寒陰陽二症方書皆以對待言之凡論陽症即繼之陰  
症讀者隨以為陰陽二症世間均有之病所以臨診之際  
先將陰陽二症在於胸次往來惘惘最易牽入誤致誤  
不辨脈症但窺其人多畜少女或適在妓家或房事後得

揣

夏冬不藏精  
春必瘟病之說  
不盡然矣

年作罕有之病

病或病適至行房醫問及此便疑為陰症殊不知瘟病之  
將至雖僧尼寡婦室女童男曠夫閹宦病勢不可退與豆  
慾何與焉即便當愈後感瘟不過身體虛怯較壯者為難  
行履原氣種疾尚未死在治耳到底終是陽症與陰症何與焉况又不知陰症實乃  
世間非常有之症而陽症似陰者何日無之究其所以然  
者蓋不論傷寒瘟疫傳入胃家陽氣內鬱不能外布即便  
四逆所謂陽厥是也又曰厥微熱亦微厥深熱亦深其厥  
深者甚至冷過肘膝脈沉而微劇則通身冰冷脈微欲絕  
此皆陽氣內鬱不能外布之象須知內裡一團結熱也雖有輕重之分總之為陽厥

因其觸自皆是苟不得其要領於是誤認者良多况且瘟  
疫每類傷寒又不得要領最易混淆夫瘟疫熱病也從無  
感寒之說陰自何來一也治瘟疫數百人總遇一二正傷  
寒二也及治正傷寒數百人總遇一二真陰症三也前後  
統論苟非歷治多人焉能一見陰症此豈世間常有之病  
耶即令傷寒科盛行之醫歷數年間或者得遇一真陰症  
由之觀是者有之又何必總見傷寒便疑陰症耶况多係瘟疫又非  
傷寒者乎而世間豈有陰症之瘟疫乎

松峯曰世原有一種寒疫發於冬月亦能出疹此余之

所經歷者然其病絕少且輕不能傷人至於瘟疫俱係  
熱症疫分寒瘟則可若言瘟疫有陰症是猶之於傷熱  
中求陰症矣有是理乎唯瘟疫在表時過服涼藥變成  
陰症者有之則宜溫茲亦不過造作添設之陰症耳豈  
瘟疫之本來面目乎

陽症似陰論 原題論字在上

凡陽厥手足厥冷或冷過肘膝甚至手足指甲皆青黑劇  
則遍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或六脈無力或脈微欲  
絕以上脈症悉見純陰猶以為陽症何也及審內症氣噴

如火齧音銀齒根肉爛口臭煩渴譫語舌乾口燥舌胎黃黑或

生芒刺心腹痞滿少腹疼痛小便赤色注音瀾小滴作痛

非大便燥結即大腸膠閉非協熱下利即熱結旁流以上

內三焦悉見陽症所以為陽厥也粗工不察內多下症但

見表症脈象純陰誤投溫劑禍不旋踵

凡陽症似陰者瘟疫與正傷寒通有之其有陰症似陽者

此係正傷寒家事在瘟疫無此症故不附載詳見傷寒實錄

瘟疫陽症似陰者始必由膜原以漸傳裡先幾日發熱以  
後四逆傷寒陽症似陰者始必由陽經發熱脈浮而數邪

此以瘟疫傷寒  
對舉而細辨之



此言真陰虛乃連類及之  
質按長沙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又曰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具吳氏蓋李于此然其謂其常也至于言其變有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云云類不可固執也

氣自外漸次傳裡裡氣壅閉脈体方沉乃至四肢厥逆蓋非一日矣其真陰症者始則惡寒而不發熱其脈沉細當即四逆應急投附子回陽二三日失治即死  
提要辨法凡陽症似陰外寒而內必熱故小便血赤凡陰症似陽者格陽之症也上熱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秘赤白為據以此推之萬不失一

松岑曰以小便秘赤白定陰陽第語其常耳余子秉錦患傷寒汗後已愈尚有微熱未清伊時正值初冬思食涼物覓一西瓜嘗之而甘恣意食盡旋覺抄復閱三日後

質按長沙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小便赤者子承氣湯其小便反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又曰解後身疼痛者宜桂枝加芍藥人湯宜參考

小便遂作金黃色臧表弟諱毓駒者來看視據小便定其為濕熱欲投涼劑余察其現症時時拳臥引衣自蓋睡欲向墻壁不喜見明隨斷其為陰症用四逆理中加減出入與服而愈是陰症亦有小便黃赤者第知常而不知變豈足以言醫乎

似表非表似裡非裡論 原題無論字

瘟疫初起邪氣盤踞於中表裡阻隔裡氣滯而為悶表氣滯而為頭痛身痛因見頭痛身痛年此往往誤認為傷寒表症因用散劑強發其汗妄耗津液經氣先虛邪氣不損依然發熱更

有邪氣傳裡表氣不能通於內必壅於外每至午後潮熱  
熱甚則頭脹痛熱退即已此豈表實者耶以上似表誤為  
表症妄投升散之劑經氣愈實火氣上升頭疼轉甚須下  
之裡氣一通經氣降而頭疼立止若果感冒頭疼無時不  
痛為可辨也且有別症相參不可一途而取若汗若下後  
脈靜身涼渾身肢節反加痛甚一如被杖二如墜傷少動  
則痛苦呼號此經氣虛營衛行澁也三四日內經氣漸回  
其痛漸止雖不茱必自愈設妄引經論以為風濕相搏一  
身盡痛不可轉側遂投疎風勝濕之劑身痛反劇以此誤

以傷寒作倍

遇此症當細察

總論上二條作

人甚眾此節論似表非表者傷寒傳胃即便潮熱譫語下之無辭今  
瘟疫初起便作潮熱熱甚亦能譫語若誤認裡症妄用承  
氣是為誅伐無辜不知伏邪附近於胃邪未入腑亦能潮  
熱午後熱甚亦能譫語不待胃實而後能也然則如常瘧熱  
甚亦能譫語瘧瘧不惡寒但作潮熱此豈胃實者耶此及  
似裡之症證誤投承氣裡氣先虛及邪陷胃轉見胸腹脹滿  
煩渴益甚病家見勢危篤以致更醫醫見下茱病甚乃指  
大黃為砒毒或投瀉心或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變症日  
增神脫氣盡而死此節論似裡非裡者向則不應下而反下之後則

質曰雜氣論及論氣所傷不  
同之二篇是吳氏精神之所  
匯猶書之有禹貢洪範是以  
觀其學識深高溫度一篇文  
字蓋自此而出矣所論辨雖不  
脫物理之習亦多所發明格  
致之功超于金元諸子遠矣  
學者須熟讀精思必將有  
大所得也

應下而反失下蓋因表裡不明用藥先後失欬之誤

松峯曰余子秉淦每感風寒必善作譫語若不習知者  
遇此認爲裡症妄施攻下寧有不殆者耶

氣所傷不同論 原題論字在上

所謂雜氣者雖曰天地之氣實由方土之氣也蓋其氣從  
地而起有是氣則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萬物然亦由  
方土之產也但植物借雨露而滋動物借飲食而願養  
蓋先有是氣然後有是物推而廣之有無限之氣因有無  
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尅制化是萬物各有所宜

所忌宜者益而忌者損損者制也故萬物各有所制如猫  
制鼠如鼠制象之類既知以物制物則知以氣制物矣以  
氣制物者蟹得霧則死束得霧則枯之類此有形之氣動  
植之物皆爲所制也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牛  
瘟羊瘟雞瘟鴨瘟豈但人瘟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雞  
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  
異也知其氣各異故謂之雜氣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  
之變也氣卽是物物卽是氣知氣可以制物則知物之可  
以制氣矣夫物之可以制氣者菜物也如蚰蜒解蜈蚣之

年本已字句

瘟疫論卷之二

毒猫肉治鼠瘻之潰瘻音瘻此受物氣之為病是以物之

氣制物之氣猶或可測至於受無形雜氣為病莫知何物

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

決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盡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

氣一病只有一藥之到病制乘用筋抽而投症見效生死反

加減之勞矣此句亦不知所云

松峯曰乍看似亦有議論閱至篇末淡而無味殊欠精

警透關是諸論中最皮厚不亮之作

治邪不治熱論 原題標本

諸駁乃人身之戶牖也邪自竅而入未有不由竅而出麻九疇

曰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止已入於府者可下而已麻微

君復增汗吐下三法總是導引其邪打從門戶而出可為

治法之大綱舍此皆治標云爾今瘟疫首尾於為熱獨

不言清熱者是知因邪而發熱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熱而

熱自已治邪者達原飲夫邪之與熱猶形影相依形亡而

影未有獨存者若以黃連解毒湯黃連瀉心等湯純乎類

聚寒涼專務清熱既無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從竅而出

是忘其本徒治其標何異于小兒捕影

瘟疫論卷之二 諸論

三

賢曰天脈者以吾之氣接渠之氣以我神揣彼神得之於心而忘之於手彼我權衡以決安危也吳氏之言可以為診理要訣矣古曰知其要者一言而達蓋吳氏之謂夫

松峯按篇內百餘言止治邪不治熱五字盡之故以之標題時師往往泥於清熱得此論治瘟疫始有主腦第治邪用大黃亦當有層次有分寸也

脈症不應論 漆一論字

表症脈應浮不浮者有可汗而解者以邪氣微不能牽引正氣故脈不應 平聲言脈應當如此而不然也 裡症脈應沉不沉者有可下而解者以邪氣微不能抑鬱正氣故脈不應 陽症見陰脈亦有可生者神色不敗言動自如乃稟賦脈也再問前日如無此脈乃脈厥也下後脈實亦有病愈者但得症減

此說來是結脈於代脈之象豈可以瀉脈當瀉脈原無此歇與滑字相

復有實脈乃天年脈也夫脈不可一途而取須以神氣形色病症相參以決安危為善 凡治病皆宜如此不但治瘧後重者皆然 張崑源室年六旬得滯下日三四十度脈常歇止諸醫以為雀啄必死皆不用藥延余診視其脈參伍不調或一動一止或三動一止而復來此瀉脈也 瀉脈不過不流利非有止歇此說欠矣 年高血弱下利膿血六脈短澁固非所能任詢其飲食不減形色不變聲音烈烈言語如常非危症也遂用芍藥湯加大黃三錢大下純膿成塊者兩碗許自覺舒快脈氣漸續而利亦止數年後又得傷風咳嗽診之又得前脈與杏

所實曰此篇示逐機法宜乘除及補瀉兼施篇為類見

桔湯二劑嗽止脉調乃見其見婦云凡病善作此脉大抵治病務以形色脉症參考度不失其大体方可定其吉凶也

先後虛實論 原題前後虛實

病有先虛後實者宜先補而後瀉先實而後虛者宜先瀉而後補假令先虛後實者或因他病先虧或因年高血弱或因先有勞倦之極或因新產下血過多或舊有吐血崩漏等症瘟疫將發即觸動舊疾或吐血或崩漏以致亡血過多然後瘟疫氣漸漸加重以上並宜先補而後瀉瀉謂瀉之劑

并承氣下茶凡遇先虛後實者此萬不得已而投補劑一概而言之也

一二貼後虛症稍退便宜治瀉若連進補劑必助瀉邪禍害

隨至假令先實而後虛者瀉邪應下失下血液為熱搏盡

原邪尚在宜急下之此虛乃因失下血液搏盡邪退六七

宜急補之虛回五六慎勿再補多服則前邪復起矣下後

必竟加添虛症者方可補若以意揣入其虛不加虛症誤

用補劑貽害不淺

病之既虛且實者當補瀉間去聲用論原題乘除不亮

病有純虛純實非補即瀉何有乘除設遇既虛且實者補

瀉間用當詳孰先孰後從少從多可緩可急隨症調之

吳江沈青來室少寡素多鬱怒有吐血症歲三四發吐後

即已不以爲意也三月間忽小發熱頭身痛不惡寒而微

渴夫惡寒不渴者感冒風寒今不惡寒微渴者虛也至第

二日舊症大作吐血勝常醫者病者皆謂舊症復發不知

爲虛以發熱認爲陰虛頭身痛認爲血虛不察未吐前一

日已有前症非吐後所加之症也諸醫議補余曰失血補

虛權宜則可夫吐血者內有結血血不歸經所以吐也能

去其結於中無阻血自歸經方莫不發若吐後專補內則

月向下有病並非回  
症五字忽作但

賢曰夫惡寒而不渴者感冒也  
渴而不惡寒者痰也在其初  
宜審焉蓋惡寒者為太陽  
之主症渴者為陽明之主  
也

凡吐血者皆宜  
用此法不獨感  
風寒者而然

年月下亦門

血滿既滿不歸血從上溢矣用寒涼固誤即投補劑亦只

顧目前之虛用參暫效難拔病根日後復發况又兼虛更

非昔比今風疾因瀘而發血脫為虛邪在為實是虛中有

實若投補劑始則以實填虛沾其補益既而以實填實災

害並至矣於是暫用參一二錢以茯苓歸芍佐之兩劑後

虛症咸退熱減六七皆謂用參得效乃恣意續進便覺心

胸煩悶腹中不和若有積氣求噦不得此氣不時上升便

欲作嘔喜按摩搥擊此皆外加有餘之變症是病邪所致

斷非參可除者若再服之反助虛邪因少與承氣微利之

瘟和下有知若作  
正相傳故加今  
有餘之變症  
十一字

心下難過遍體不舒夜不安  
熱也向則平氣虛不神傳  
是以虛症為病  
熱也向則平氣虛不神傳  
是以虛症為病  
熱也向則平氣虛不神傳  
是以虛症為病

多矣下有要之真  
怯症世間未罕有  
今患怯症者皆是以  
參補藥釀成近代  
參價若金服者不

原題王客交  
字未妥論中言  
至客交渾交渾  
二字連讀分明  
若截去渾字不  
通

而愈此病即不用藥靜養數日亦愈以其大便一二日一  
解則知胃氣通行邪氣日從胃氣下趨故自愈間有大  
便自調而不愈者以內有灣糞隱曲不得下必下得宿糞  
極臭者病始愈設邪未去姿意投參誤認怯症愈補愈危  
稍加節文便是以此症不死於貧家多死於富室也四十七字

客邪膠固於血脉結為癩疾論 原題王客交

凡人向有他病疴音汪癩或久瘧或內傷瘀血或吐血便  
血咳血男子遺精白濁精氣枯涸女人崩漏帶下血枯經  
閉之類以致肌肉消鑠邪火獨存故脉近於數虛損之脉  
多數不止

于邪火也邪火特其耳張景岳全書論數脉有瘧疾癩  
積腫癥寒症以及諸虛百損數條而獨不言熱症獨有真  
此際稍感瘧疫醫家病家見其谷食暴絕更加胸膈痞悶  
身痛發熱徹夜不寐指為原病加重誤以絕谷為脾虛以  
身痛為血虛以不寐為神虛遂投參朮歸地茯神棗仁之  
類愈進愈危知者稍以瘧疫法治之發熱減半不特得醒  
谷食稍進但數脉不去肢體特痛胸膈雖痛過期不愈醫  
以雜藥類試補之則邪火愈熾瀉之則損脾壞胃滋之則  
膠邪愈固散之則經絡益虛疎之則精氣愈耗守之則日  
消近死蓋但知其伏邪已潰表裡分傳裡症雖除不知正



氣衰微不能托出表邪留而不去因與血脉合而為一結  
 為痼疾也肢體時痛者邪與榮氣搏也脈數身熱不去  
 者邪火並鬱也脇下錐痛者火邪結於膜膈也過期不愈  
 者凡痼邪交卸近在一七遠在二七甚至三七過此不愈  
 者因非其治不為壞症即為痼疾也夫痼疾者所謂客邪  
 交固於血脉主客交渾最難得解且愈久益固治法當乘  
 其大肉未消真元未敗急用三甲散多有得生者更附加  
 減法隨其素而調之素指平素言如下文言素有老瘧之  
 素

三甲散

蟹音依丁各鼠  
 婦俗名土蟹  
 各地皆有房  
 濕土中云蝗類  
 者非是

蟹甲 龜甲 並用酥炙黃如無酥各醋  
 川山甲 土炒黃  
 為末五

分 蟬腿 洗淨去足翅  
 炙乾五分 僵蚕 白硬者泡去涎  
 牡蠣 煨為末  
 五分咽

燥者掛 蟻虫 三个乾者擊碎解者搗爛和酒少許  
 酌用 取汁入湯菜同服其渣入諸菜同煎 白芍

酒炒 當歸 五分 甘草 三分  
 水二盅煎八分溫服若素有老瘧或癰  
 勞也瘧者加

牛膝一錢首烏一錢胃弱欲作瀉者九蒸九晒素有  
 舊痰者加川貝母去心一錢有老痰加括蕁霜五分

善嘔者勿用咽乾作癢者加花粉知母各五分素燥  
 嗽者加杏仁去皮尖炒研一錢五素有內傷瘀血倍

益發論編 卷之二 諸論 三

痘疹言類

卷之一

三

塵虫如無代以乾漆炒烟盡為度研末五分及桃仁  
去皮尖炒研一錢代之服後病減半勿再服當用調  
理法見後

松峯按驚甲色青入肝益陰除熱治瘧疾瘧母血  
痕龜甲入腎味厚純陰亦能滋陰兼理久瘧血枯  
遺精以一味為君治客邪膠固于血脈更以山甲  
之走竄佐之引二甲之功能協力并入于藏府經  
絡以成厥功故取三甲為名蟬退取其善脫殭蚕  
取其散結塵虫取其破血當歸取其養血活血甘

草取其敗毒蓋客邪在身血必受傷更兼凝積且  
邪毒蘊厚用當歸生甘草亦大有見解唯牡蠣性  
澁似不宜用此時專用其瀦精亦見迂濶白芍性  
欽亦似不宜又可先生好用白芍但瘟疫宜散白  
芍似不必常用也至於芫味分兩成分者除山甲  
外他芫未免太輕投之何濟於事用此方者似當  
變通之

行邪伏邪論 原題有之別二字

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難有易取效有遲有

瘟疫論類編

三

速所謂假令行邪者如正傷寒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  
 或自三陽入胃如行人經由某地本無根蒂因其漂淨之  
 勢病形雖重若果在經一汗而解若果在胃一汗而愈栗  
 到便能獲效先伏而後行者所謂伏邪者瘟疫之邪伏於  
 膜原如鳥棲巢如獸藏穴營衛所不關榮石所不及至其  
 發也邪毒漸張內侵於府外溢於經營衛受傷諸症漸顯  
 然後可得而治之方其浸淫之際邪毒尚在膜原此時但  
 可疎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離膜原乃觀其變或出表或  
 入裡然後可導邪而去邪盡方愈初發之時毒勢漸張莫

之能禦其時不唯不能即瘳其疾而病症日惟加重病家  
 見症反增即欲更醫醫家不解亦自驚疑竟不知先時感  
 受邪甚則病甚邪微則病微病之輕重非關於醫也人之  
 生死全賴榮石故諺有云傷寒莫治頭勞怯莫治尾若果  
 止傷寒初受於肌表不過在經之浮邪一汗即解何難治  
 之有不知諺益指瘟疫而言也瘟疫初發不能即愈故云莫治頭所以瘟  
 邪方張之際勢不可遏但使邪毒速離膜原便是治法全  
 在後段工夫識得表裡虛實更詳輕重緩急投劑不致差  
 謬如是可萬舉萬全即使感受之最重者按法治之必

質曰扁鵲嘗曰病入骨髓者雖司命不可如之何今吳氏曰即使感受之最深者按法治之必無殞命之理其說可疑蓋又豪傑氣魄

無殞命之理若夫久病枯極酒色耗竭者羣風燭此等已  
是天真幾絕更加瘟疫自是難交又不可同日而語矣

老少異治論 添一論字

手春早神得雨滋味錢脂枯枝雖灌不澤年日

凡年高之人最忌剝削設投承氣以一當十設用參朮十  
不抵一蓋老年榮衛枯澁幾微之元氣易耗而難復也不

質曰不曰忌補忌瀉曰慎補慎瀉慎字可深味矣

比少年氣血生機甚捷其勢淳然但得邪氣一除正氣遂  
復所以老年慎瀉少年慎補何況誤用耶厲有年高稟厚  
年少賦薄者又當從權勿以常論

四損不可正治論 添一論字

凡人大勞大慾及大病久病氣血兩虛陰陽並竭名為四

損四字不過撮其要而言之當此之際忽又加瘟疫邪氣雖輕並為難

治以正氣先虧邪氣日陷自辛推難得解故諺有云傷寒偏死

下虛人正謂此也蓋正氣不勝者氣不足以息狀其氣

言不足以聽狀其言或欲言而不能感邪雖重反無脹滿

痞塞之症若真血不足者面色萎黃唇口刮白或因吐

血崩漏或因產後亡血過多或因腸氣藏毒所致感邪雖

重而反無陽色誤用承氣速死以毒中氣消和氣益加沉速也若真陽不足者或四肢厥逆陽氣不

未四或下利清谷肌體惡寒陽虛生外寒恒多泄瀉至夜益甚陰

年本作腸風

等字妙四者之外尚多也

從其損三字妙其中包羅無遺治法調字更妙有如許斟酌稍字又妙

陽或口鼻冷氣感邪雖重反無發熱燥渴胎刺等症

真陰不足者自然五液乾枯肌膚甲錯

汗無汗應厥不厥

正治誤用承氣攻下必死當從其損而調之調之不愈者

方許稍以常法治之治之不及者損之至也是故一損二

損輕者或可挽回重者治之無益乃至三損四損雖盧扁

亦無所施矣更以老少參之少年遇損或可調治老年遇

損多見治之不及者以枯魄獨存化源已絕不復滋生也

松峯曰丙午夏瘟疫大行素虛弱者感之反輕且易愈

少壯者感之反重且多死老人多有不感者縱感亦輕

此又豈可以常理論耶求其故不得豈壯年火盛感瘟

疫之熱毒以火遇火遂致燎原而不可捕滅耶老人無

火故反是焉於虛怯者感之輕且易愈則又不可解矣

輕瘟誤治每成痼疾論

比客邪皆有輕重之分惟瘟邪感受輕者人所不識往往

誤治而成痼疾彼瘟疫之重者身熱如火頭痛身疼胸腹

脹滿胎刺班黃狂燥譫語人皆知其為瘟也其有感之

者頭身微痛午後稍有潮熱飲食不甚減但食後或覺脹

質曰凡物微則難辨大則易知豈獨疫哉故曰能見日月不足為明能聞雷霆不足為聰此以君子慎其微矣

微訓

况字大不妥  
久而通  
年本  
作而

瘟疫言類

卷之一

即医家素以傷寒温疫为大病全因症候不顯

滿惡心脉微數如是之瘟最易誤認且人感瘟之際來而  
不覺其為邪也  
 不覺既感不知最無憑據又因所感之氣薄今發時故現  
又毒得而知其症也  
 症不甚雖有頭痛身疼况飲食不絕力可徒步病人無處  
 追求每每妄訴病原醫家不善審察不免隨情錯認有如  
 病前適遇小勞病人不過以此道其根由醫家不辨是非  
脾胃論飲食傷脾為熱中論  
 便引東垣勞倦傷脾元氣下陷之說乃執甘温除大熱之  
 句隨用補中益氣湯壅補其邪轉壅轉熱轉熱轉瘦轉瘦  
 轉補多至危殆或有婦人產後患此醫家便認為陰虛發  
 熱血虛發痛遂投四物及地黄丸泥滯其邪遷延日久病

泣年作住

邪日固遍邀女科無出滋陰養血屢投不效復更涼血通  
 瘀不知原邪仍在積熱自是不除日漸尪羸終成癆瘵凡  
 人未免七情勞頓醫者不知為瘟乃引丹溪五火相扇  
格致論相火之論  
 之說或指為心火上炎或指為肝火冲擊引惟類聚寒涼  
注  
 異其直拆反疑泣其邪徒傷胃氣瘟邪不去瘀熱何清  
結  
 延至骨立而斃或尚有宿病淹纏適逢微瘟未免身痛發  
 熱醫家病家同認為原病加重仍用前藥加減有妨於瘟  
 病益加重至死不覺者如是種種難以盡述聊舉一二推  
 而廣之可以應變於無窮矣

瘟疫論類編

卷之一 諸論

三

質曰應下而失下邪盛神奪凶  
非交見補瀉不及兩無生理當  
此時用黃龍湯猶討君側之  
惡僥倖萬一耳然黃龍之功畢  
竟在承氣如參地當及豈暇立功  
哉

松峯曰言之鑿鑿曲盡誤治情弊

補瀉兼施與先瀉後補合論 原題補瀉兼施

症本應下孰攔失治或為緩柔羈遲火邪壅閉耗氣搏音

擊血精神道盡邪火獨存以致尋衣摸床撮空理線筋惕

挑肉瞤音純肢體振戰目中不了了皆緣應下失下之咎

邪熱一毫未除元神將脫補之則邪毒愈甚攻之則幾微

之氣不勝其攻攻補不可補瀉不及兩無生理不

得已勉用陶氏黃龍湯此症下與不下皆死用此或可回

生尚勝坐以待斃

黃龍湯

大黃生熟厚朴姜汁枳實炒芒硝 人參 熟地原寫

今寫當歸酒洗照常煎服原無等分今仍舊

按大虛不補虛何由以回大實不瀉邪何由以去勉用

參地以回虛承氣以逐實此補瀉兼施之法原按

先瀉後補之法則純用承氣下症稍減神思稍甦音蘇死

續得肢體振戰怔忡驚悸心內如人將捕之狀四肢反厥

眩暈鬱冒項背強直併前循衣摸床撮空等症此皆大虛

之候將危之症也急用人參養榮湯虛候少退速可屏去

年本接前按不投頭純用上  
有或遇此症四字

保症二藥一劑  
頭便覺安當有

質曰客邪之病豈可概為熱症也長沙何為識者自知之立三陰之目此吳氏偏一之見不通之論也

論正之  
用熟地至輕亦得二三錢此方分兩未妥用者當知所加減

年本欠分兩

質曰吳氏勇敢武斷而反有此精細知可謂英雄細心矣

瘟疫論類

卷之二

益傷寒瘟疫俱係客邪為火熱燥症人參固為益元氣神品但偏於益陽有助火固邪之弊此時又非良品不得已而用之瘟疫非下後大虛而妄投人參為害非淺人參養榮湯

人參 八分 麥冬 七分 遼五味 一錢 熟地 五分 歸身 八分

白芍 一錢 知母 七分 陳皮 六分 甘草 五分

照常煎服 此方應以參地為君而白芍分兩獨多甚收斂之功耶其餘別藥皆以分計不過不用重劑之意至於熟地止用五分亦未免太少矣

如人方肉食而病適來以致停積在胃用大小承氣連

下祇臭水稀糞而已若於承氣中加人參一味雖月餘

所停之積皆下蓋承氣借藥力鼓舞胃氣宿物始動也此段應在黃龍湯下而乃在此始仍其舊

純用破氣藥論 原妄投二字 改純用

瘟疫心下脹滿邪在裡也若純用青皮枳實檉榔諸香燥破氣之品莫寬其脹此大謬也不知內壅氣閉原有正客之分正者自身之氣假令根於七情鬱怒肝氣上升飲食

過度胃氣填實本無外來邪毒客氣相干止不過自身之氣壅滯投以香砂枳殼之類上升者即降氣閉者即通無

假令二十句附

瘟疫論類編

卷之二 諸論

三



不見效今瘟毒傳於胃胃以致升降之氣不利因而脹滿  
實為客邪也累及本氣但得客氣一除本氣自然升降  
滿立消若專用破氣之劑但能破正氣邪毒何自而瀉  
滿何由而消治法非用小承氣不愈既而腸胃燥結下既  
不通中氣鬱滯上焦之氣不能下降因而充積即膜原或  
有未盡之邪亦無前進之路於是表裡上中下三焦皆阻  
成痞滿燥實之症得大承氣一行所謂一竅通而諸竅皆  
通向所鬱於腸胃之邪由此而下腸胃既舒在膜原設有  
所傳不盡之餘邪方能到胃承勢而下也譬若河道阻塞

癰疽出而滯氣  
始消原文倒置  
矣今改正之

實曰凡邪氣在于表者非汗不解  
實于胃者非下不瘥此二者  
連梔柏不能清其熱也非寒涼  
不能治疫熱也蓋藥各有所主  
治譬如桂枝麻黃之治於太陽  
白虎承氣之同證於陽明桂枝  
自有桂枝之症麻黃自有麻黃  
之症白虎不能徹胃實之邪焉

前舟既行餘舟連尾而下矣至是邪結並去脹滿頓除皆  
藉大黃之力大黃本非破氣藥以其潤而降故能逐邪拔  
毒破結導滯加以枳朴者不無佐使云爾言枳朴破氣之  
柴第用為佐使  
若純用破氣之品津液愈耗熱結愈固滯氣無門而出瘟  
毒無路而泄乃望其寬胸利膈感之甚矣

妄投寒劑論 原題妄投寒涼藥

瘟邪結於膜原與本氣併固相并而晝夜發熱五更稍減  
日晡益甚此與痺瘧相類但痺瘧熱短過則如失明日至  
期復熱今瘟疫熱長十二時中首尾相接寅卯之間乃其

承氣不能清在裏之熱結焉其  
一於太陽也同於熱之首尾存於  
陽明也而所主治各自不同於  
芩連厄柏之清熱亦犹如此耳  
苟審所主治而投之何某不  
奏効豈獨大黃治疫熱乎哉  
吳氏欲痛矯時弊矯枉而過  
直也學者不可不察焉

瘟疫論卷之二

熱之首尾也。卽一時餘焰不清，似乎日夜發熱，且其始也  
邪結膜原，氣併爲熱，胃本無病，誤用寒涼，妄伐生氣，此其  
誤者。及邪傳胃，煩渴口燥，舌乾胎刺，氣噴如火，心腹  
痞滿，午後潮熱，此應下之症。若用大劑芩連梔柏，專務清  
熱，竟不知熱不能自成，其熱皆由邪在胃家阻礙，正氣鬱  
而不通，火亦留止，積火成熱也。此其誤者。二也。智者必投  
承氣，逐去其邪，氣行大泄而熱自已。若槩用寒涼，何異揚  
湯止沸乎？每見今醫好用黃連解毒瀉心等湯，益本素問  
熱淫所勝，治以寒涼之說，卽遇熱甚，反指大黃能泄而損元

泄瀉

每年

氣黃連清熱，且不傷元氣，更無下泄之患。由是凡遇熱症，

大劑與之，二三錢不已，增至四五錢，熱又不已，晝夜連進，

其病轉劇。又見有等曰：久腹皮貼背，乃謂胃承氣症也。况

無痞滿，益不敢議承氣。唯類聚寒涼專務清熱，又思寒涼

之最者，莫如黃連，因而再倍之。日近危篤，有邪不除，耽誤

至死，猶言服黃連至幾兩，熱不能清，非藥之不到，或言不

治之症，或言病者之數也。他日凡遇此症，每每如是，雖父

母妻子，感瘟不過以此法毒之，不知黃連苦而性滯，寒而

氣燥，與大黃雖均爲寒藥，但大黃走而不守，黃連守而不

毒甚

瘟疫論卷之二

諸論

三

走一燥一潤一通一塞相去甚遠且瘟疫首尾以通行為治疎通其邪若用黃連反招閉塞之害邪毒何由泄而病根何由拔耶以邪氣不病原毒能以愈疾耶

造熱年作本熱下同

問曰間有進黃連而得效者何也曰其人正氣素盛又因所受之邪本微此不茆自愈之症醫者誤投溫補轉轉轉轉轉轉熱此以三分客邪之熱轉加七分誤補添造之熱也續加煩渴不眠謔語等症因投黃連其症頓去要之黃連但可清去七分無邪本熱又因熱減而正氣即回所存三分有邪客熱氣行即已也醫者不解遂以為黃連

而得效乎醫者不解遂歸功於黃連他日藉此概治客熱則無效矣必以昔效而今不效反疑其病原本重非茆之不到也可乎執迷不悟所害更不可勝計矣

問曰間有未經溫補之誤進黃連而疾愈者何也曰凡元氣勝病為易治病勝元氣為難治其人元氣素勝所感之邪本微是正氣有餘足以勝病也雖與黃連不能抑鬱正氣此為小逆以正氣猶勝而疾幸愈也醫者不解竊自邀功他日設遇邪氣勝者非導邪不能瘳其疾誤投黃連反招閉塞之害未有不危者

不者此

松峯按論中前言邪在膜原用涼茺為害如彼又言邪傳胃家用涼茺為害如此則寒劑之不可妄投也明矣且世不乏涼茺而茲諄諄獨以黃連為言則黃連之尤不可妄投也益明矣黃連雖有性燥厚腸胃之說而張景岳駁之甚力只著其過而鮮論其功則此茺似大非佳品然余尚不深信但每治瘟疫不貫用此茺亦總能愈疾始恍然於景岳之言為不誣也瘟疫而心火燔灼者亦暫時可用妄投則斷乎不可至於雜症用之更當審慎每見時醫不論有無火症亦不論火之虛實提筆

便用黃連甚是不可如作丸散常服未有不敗胃者其中雖有溫補茺亦不能與黃連之寒性相敵也

妄投補劑論

有邪不除淹纏日久必至疴羸庸醫望之輒用補劑殊不知無邪不病邪去而正氣得通何患虛之不復也今投補劑邪氣日固正氣日鬱轉鬱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循環不已乃至骨立而斃猶言服參幾許補之不及天數也病家止誤一人醫者終身不悟不知殺人無算松峯曰殺人無算得又可先生喚醒之功德無量

質按此篇不奉治法者審于補瀉兼施篇也

孫鳳亭曰、二論專重妄投二字、若用之得宜、亦自無妨、服寒劑反熱論 添一論字

陽氣通行、溫養百骸、陽氣壅閉、鬱而為熱、且夫人身之火、無處不有、無時不在、但喜通達耳、不論臟腑經絡、表裡上下、血分氣分、一有所阻、便即發熱、是知百病發熱、多由於壅鬱、然火鬱而又根於氣、氣常靈而火不靈、火不能自運、賴氣為之運、所以氣升火亦升、氣降火亦降、氣行火亦行、氣若阻滯、而火屈曲、惟是屈曲、熱斯發矣、是氣為火之舟楫也、今瘟邪透、出於膜原、氣為之阻、時欲到胃、是求伸而

未能遽達也、今投寒劑、抑遏胃氣、氣益不伸、火更屈曲、所以反熱也、往往服苓連、知柏之類、病人自覺返熱、其間偶有靈變者、但言我非黃連症、亦不知其何故也、切謂醫家終以寒涼清熱、熱不能清、竟置弗疑、服之反熱、全然不悞、雖至白首、終不究心、悲夫

松峯曰、論火與氣處、獨窺其微、不第瘟疫為然、所包者甚廣

舍病治藥論 添論字

嘗遇微瘟、醫者誤進白虎湯數劑、續得四肢厥逆、脈勢轉

誤病原作誤認病

劇更醫謬指為陰症投附子湯病愈此非治病實治某也  
以附子湯之熱解白虎湯之寒故蓋向因連進白虎寒涼厥回而愈非以附子湯治瘧疫也  
 慄慄慄音廳又上聲急也疾也慄音汗勇急又上聲抑遏胃氣以致四肢厥逆瘧邪強伏故病增劇今投溫劑胃氣通行微邪流散故愈若果直中無陽之陰症誤投白虎一劑立斃豈容數劑耶  
 松峯曰舍病治某之法凡投劑有誤者皆可以此救之如寒某治熱某之誤熱某治寒某之誤補某治瀉某之誤瀉某治補某之誤推而廣之可應無窮之變

舍病治弊論 原無論字

此醫天是糊塗不可以醫者

一人感瘧發熱煩渴思飲冰水醫者以為凡病須忌生冷禁止甚嚴病者苦索勿予遂至兩目火逆音咩咽喉焦燥不時烟焰上騰晝夜不寐目中見鬼無數病劇苦甚乘隙匍匐竊取井水一盆置之枕傍飲一杯自頓清涼二杯鬼物潛消三杯咽喉聲出四杯筋骨舒暢飲至六杯不知蓋落枕旁竟爾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濕透脫然而愈蓋因其人瘦而多火素稟陽藏始則加之以熱經絡枯燥既而邪氣傳表不能作正汗而解此時若誤投升散則病轉劇今得冷飲表裡和潤所謂除弊便是興利自然汗解宜

因寒劑之致不愈者

瘧疾言類卷之一  
矣更有因食因痰因寒劑而致虛陷疾不愈者皆當舍病求弊以此類推可以應變於無窮矣

松峯曰余有舍病治因一論在松峯說疫中歷指因食因飲等以致邪陷不愈者當與此參看

急症急攻論 添論字

瘟疫發熱一二日舌上白胎如積粉早服達原飲一劑午  
前舌變黃色隨現胸膈滿痛大渴煩燥此伏邪即潰邪毒  
傳胃也前方加大黃下之煩渴少減熱去六七午後復加  
煩燥發熱通舌變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復痰到

者眼傳胃二字不傳胃敢下乎

反托更逐

胃急投大承氣傍晚大下至夜半熱退次早鼻黑胎刺如  
失此一日之間而有二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  
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緊設此症不服藥或投緩劑羈遲  
一三日必死設不死服藥亦無及矣嘗見瘟疫二三日即  
斃者乃其類也

松峯曰此篇當着眼急症二字若無急症而用此法則  
又鮮不敗事矣所當細細認粗心人不可不知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論 原題無論字

瘟疫可下者約三十餘症不必悉具但見舌黃心腹痞滿

武按不至掣肘四字似刺  
早治是要着  
凡治病皆然

便於達原飲中加大黃下之設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動之  
機欲離未離之際得大黃促之而下實為開門祛賊之法  
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羈二三日後餘邪入胃仍用小承  
氣徹其餘毒大凡客邪貴乎早治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  
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平  
復欲為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為要  
耳但要量人之虛實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揣邪氣離  
膜原之多寡然後藥不空投投藥無太過不及之弊是以  
仲景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多與少與自有輕重之殊

勿拘拘於下不厭遲之說應下之症見下無結糞以為下  
之早或以為不應下之症誤投下藥殊不知承氣本為逐  
邪而設非專為結糞而設也必俟其糞結血液為熱所搏  
變症叠起是猶養虎遺患醫之咎也况多有清糞失下但  
蒸作極臭如敗醬或如藕泥臨死不結者但得穢惡一去  
邪毒從此而消脉症從此而退豈徒孜孜糞結而後行哉  
假如經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結或病後  
血氣未復亦多燥結在經所謂不更衣十日無所苦者似  
此有何妨害以是知燥結不致損人邪毒之為殞命也要



年本因邪致  
結熱致燥燥致  
透徹之至  
此以結熱應下  
者倍說如此種  
甚多  
註能如此分析

此以痢疾宜下  
者以爲法意逐  
邪之簡

知因邪熱致燥結非燥結而致邪熱也但有病久失下燥  
結爲之壅閉於邪鬱熱益難得泄結糞一行氣通而邪熱  
乃泄者此又前後之不同總之邪爲本熱爲標結糞又其  
標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燥結耶假令滯下本無結糞初起  
質實頻數窘急者宜芍藥湯加大黃下之此豈亦因結糞  
而然耶乃爲逐邪而設也或曰得母爲積滯而設與余曰  
非也邪氣客於下焦氣血壅滯泣而爲積若徒執去積以  
爲治則已成之積方去而未成之積復生須用大黃逐去  
其邪是乃斷其生積之源榮衛流通其積不治而自愈矣

更有虛痢又非此論或問脈症相同其糞有結有不結者  
何也曰原其人覺病至太便當即不行續得蘊熱益難得  
出故蒸而爲結也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實雖胃家熱甚  
但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應下之症設引經論初  
硬後必溏不可攻之句誠爲千古之弊

大承氣湯

大黃 五錢 生 厚朴 乙錢 姜 枳實 一錢 芒硝 三錢

水薑煎服弱人減半邪微者各復減半下二方做此

小承氣湯

質按吳氏所尤長在用三承氣而其說功用甚粗今審其分量較之元方大有不同且不審水率煮法及服量但曰水姜煎服方中如芒消若子諸藥同煮其効大減故古方皆湯成之後內之更上火微沸令消服之吳氏則有者之然則所謂三承氣者增損長沙之方所製者宜哉其說不精也既曰証有速輕重不等藥有多寡緩急亦分所定分兩大略而已務在臨時斟酌此乃隨意取捨增損雖示運用之妙亦似無紀律者

武按吳氏說三承氣湯功用全擬陶節庵傷寒瑣言

瘧疾言類編 卷之二

大黃 五錢 厚朴 一錢 薑 枳實 一錢

水薑煎服

調胃承氣湯

大黃 五錢 芒硝 二錢 甘草 一錢

水薑煎服

按三承氣湯功用彷彿熱邪傳裡。但上焦痞滿者宜小承氣。中有堅結者加芒硝。軟堅而潤燥。病久失下。雖無結糞。然多粘膩。極臭惡物。得芒硝助。太黃有蕩滌之能。此大承氣之所由立也。設無痞滿。惟存宿結。而有鬱熱。

者。調胃承氣宜之。三承氣功效俱在太黃。餘皆治標之品也。不耐湯藥者為丸服。或或畏者為細末重湯下亦可

松峯按篇內開口便云可下。又云舌胎黃。心腹痞滿。是已見下症。而糞未結者。當逐其邪。若未見下症。又不可妄施也。

因症數下。大下更宜。臨時斟酌論。原題因症數攻

瘟疫下後二三日。或一二日。舌復生胎刺。邪未盡也。再下之。下藥胎刺雖未去。已無鋒芒。而軟然熱渴未除。更下之。下三熱渴減胎刺脫。日後更復熱。又生胎刺。更宜下之。下

瘧疾言類編 卷之二 諸論

年本作其間寬緩之施

心細如髮對酌盡善

次余里周因之者患瘟月餘胎刺凡三換計服大黃二十兩始得熱不復作其餘脉症方退也所以凡下不以數計有是症則投是藥醫家見理不透經歷未到中道生疑往往遇此症反致擔擱但其中有間去聲日一下者有應連下三四日者有應連下二日間一曰者其中寬緩之間有應用柴胡清燥湯者有應用犀角地黄湯者至投承氣某日應多與也與服某日應少與其間不能得法亦足以誤事此非可以言傳當臨時斟酌投承氣有多與少與之分以承氣猛烈之故他方則無此服法矣

朱海嶠者年四十五歲患瘟得下症四肢不舉身臥如塑

南人肚腹柔弱尚服大黃如許北人不知更當何如也病之重者瀉藥尚須如此之多過虛怯症而補藥徒用一錢

目閉口張舌胎刺問所苦不能答因問其子近日所服何藥云進承氣三劑每劑投大黃兩許不效更無他策惟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視更新一診余診得脉尚有神下症悉具其淺病深也先投大黃一兩五錢目有時而少動再投舌刺無芒口漸開能言三劑舌胎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湯所謂寬緩之間有柴胡清燥湯者五日復生芒刺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氣養榮湯熱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氣肢體自能少動計半月共服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日始進糜粥調理兩月平復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過三四人

用幾分無怪乎不能奏效也

質曰下後陽脫者間又有姜附症况於參朮乎要在審其症不可偏執也若謂熱病不可溫某傷寒亦不可溫某乎不通之論也蓋吳氏所謂溫疫者即為陽明病故溫某之症稀耳然至于血液已被熱搏更經汗下陰陽亡奪者仍以參朮為戒豈其不偏見耶

此層似過慮方內無甚膩膈某

而已始存案以備參酌耳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論 添論字

夫瘟疫乃熱病也邪氣內鬱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為火陰血每為熱搏暴解後餘燄尚在陰血未復大忌參朮白朮得之反助其壅鬱餘邪留伏不唯目下淹纏日後必變生異症或周身痛痺或四肢攣急或流火結痰或遍身瘡瘍音揚或兩腿贅痛或勞嗽湧痰或氣毒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驟補之為害也凡有陰枯血燥者宜清燥養榮湯若素多痰及少年平時肥盛者投之恐有膩膈之弊亦宜斟酌

標云痧脹玉衡有流火流痰痧瘍匡大全凡腿上或頭面紅赤腫熱流散無定以城水掃上症起白霜者此流火也

大抵瘟疫愈後調理之劑投之不當不如節飲食靜養為上

清燥養榮湯

生地汁 知母 天花粉 歸身 酒洗 白芍 陳皮

甘草

燈心煎如表有餘熱者宜柴胡養榮湯

松峯曰歸地芍藥皆養榮之品而地黃用汁大能清燥知母寒滑潤腎燥而滋陰花粉亦潤燥而瀉火又恐其凝滯加陳皮以利氣疏通之與甘草共

藥太和也

柴胡養榮湯

前方加柴胡黃芩 裡症如未盡宜承氣養榮湯

松峯曰表有餘熱尚宜散宜清故加柴芩前方當歸用身因陰枯血燥以此養之此用全歸以和血足矣不專清燥故生地亦不須取汁此方白芍宜減以表有熱應散不應斂也原用棗煎亦宜減去

承氣養榮湯

大黃生熟厚朴姜汁枳實麩當歸酒白芍 生地

知母

生薑煎痰涎壅甚胸膈不清者宜萸貝養榮湯

松峯曰枳朴大黃小承氣也餘藥所以養榮此解後尚有裡症者曰未盡是已衰其半矣故不敢專用承氣而以歸地芍藥佐之此方又當用白芍矣

萸貝養榮湯

萸仁實川貝母去淨白芍 橘紅 蘇子研

知母 花粉 薑煎水

松峯曰萸貝所以化痰陳蘇所以理氣氣順而痰

自清也。知母花粉亦清潤之品。而花粉亦能清痰利膈歸芍所以養榮不用地黄者因有痰涎胸膈不清之症恐其膩滯也。四方俱和平穩妥。

用參宜酌表裡更有暫利旋害之不同論原題用參利後害之不同

利後害之不同

凡人參所忌者裡症耳。若邪在表及半表半裡者投之不妨。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參蘓飲小柴胡湯敗毒散是也。半表半裡者如久瘧挾虛用補中益氣不但無碍而且得效。即便暴瘧邪氣正盛投之不當亦不至脹為無裡症也。凡

實曰此篇宜與乘除之論照見乃知吳氏之精細又曰時疫與瘧共有表裏之症候雖相似其病迥異故時疫若失治有頃刻而死者瘧疾雖失治不死且有不至亦自愈者不可同日而論也

參乃八年年本  
作胃家喜通  
惡寒

下後云十五字  
年作方下之後  
乘其胃家空  
潤虛則治其  
補而未見害

裡症者不指傷寒瘟疫傳胃至如雜症氣血火濕痰食諸鬱皆為裡症投之即脹者蓋以實填實也。今瘟疫下後適有暫時之通即投人參因而不脹乃恣意投之不知參乃行血裡之補藥何不下後雖通餘邪尚在再四服之則助邪填實前症復起禍害隨至矣。間有失下以致氣血虛耗者有因邪盛數下及大下而挾虛者遂投人參當覺精神爽慧醫者病者皆以為得意明後日再三投之即如變症。蓋下後始則胃家乍虛沾其補益而快殊弗思餘邪未盡恣意投之則漸加壅閉邪火復熾愈投而變症愈增矣。所以

正

類

年

應

下後邪緩虛急是以補性之效速而助邪之害緩故前後  
善利旋害之不同者有如此者

松峯曰人參非唯價甚昂貴而僻陋下邑真者絕少瘟  
疫用參總屬可有可無之事非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者  
看來總以不用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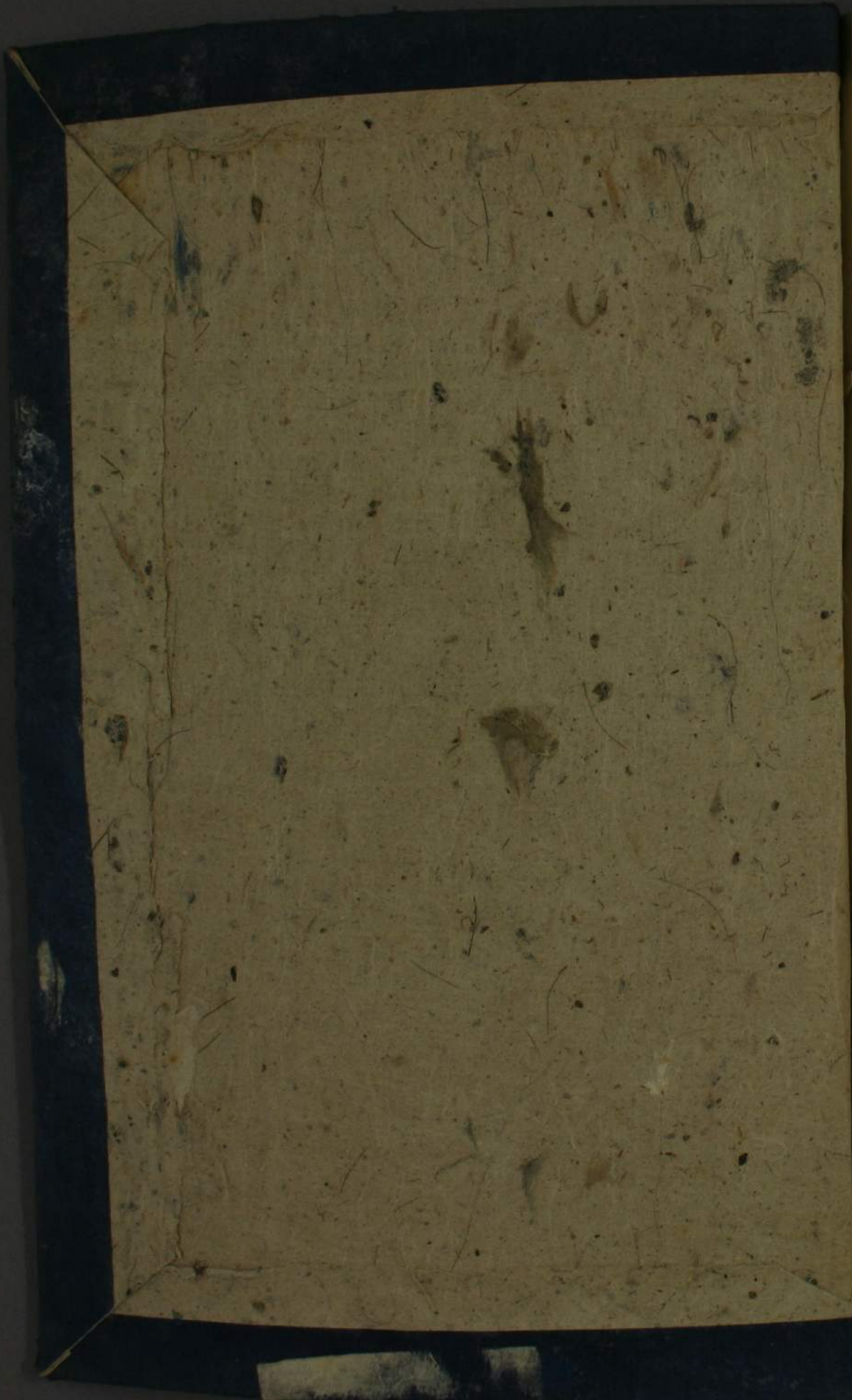
損復論

邪之傷人也始而傷氣繼而傷血繼而傷肉繼而傷筋繼  
而傷骨邪毒既退始而復氣繼而復血繼而復肉繼而復  
筋繼而復骨以柔脆者易損亦易復也連下文

質曰男女左右之說誤人物理  
之習吳氏亦不得脫也

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故男先傷右女先傷左及其復也男  
先復左女先復右以素虧者易損素實者易復也

瘟疫論類編卷之一終



天  
子  
聖  
訓  
卷  
之  
一  
一  
一



